

汉魏洛阳故城沿革与形制演变初探

钱国祥

关键词：汉魏洛阳故城 城市沿革 形制演变

洛阳，中国古代最重要的都城之一。自有史记载的夏、商、周¹以来，一直到宋、金，中国历史上有十几个朝代先后在这里正式建都或作为陪都，其都城的历史达 1000 多年。因此在古洛河之阳、邙山之南，古代先人为我们先后留下了五座重要的都城遗址，即夏代的二里头、商代早期都城偃师商城、东周王城、汉魏洛阳城、隋唐东都洛阳城等遗址。这些城址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汉魏洛阳城，位于五座城址中间（图 1），城址历史悠久，经历朝代众多，使用时间最长，经过多次修筑、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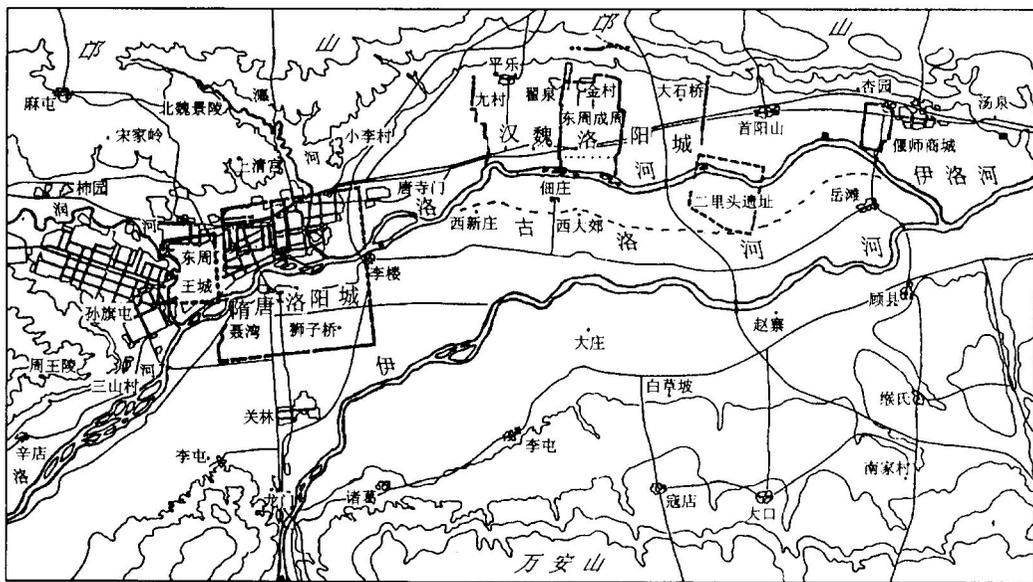


图 1 洛阳古代都城位置示意图

毁、再改建，城市形制变化极为频繁复杂，是了解中国古代早、中期都城形制与发展变

作者简介：1961 年出生于河南省洛阳市。1983 年获历史学学士，同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先后参加过北京琉璃河西周墓地、汉魏洛阳故城等地的考古发掘工作。1994 年任汉魏洛阳故城队队长，主持该城考古勘察与发掘，现为副研究员，撰写发掘报告及论文十余篇，主要代表作有《汉魏洛阳故城城垣试掘》、《汉魏洛阳故城金墉城址发掘简报》、《汉魏洛阳城出土瓦当的分期与研究》等。

化的重要城址。因此，通过借用历史文献结合最新考古材料，对这座城址沿革历史与形制演变进行探索与研究，是笔者的初步尝试。

汉魏洛阳故城位于今洛阳市区东约 15 公里，城址最大时面积近 100 平方公里。该城曾是我国古代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和北魏等朝代的王都或国都。而关于这个城址的历史，最早则始建于西周，其间经过了东周、秦、西汉、东汉、曹魏、西晋、北魏等朝代的修建与使用，最晚废弃在唐初，使用了约 1600 年。

一、西周时期的城址

1984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该城址汉魏时期大城城墙进行发掘解剖时，发现该城墙是由多个时期分别夯打而成，最早的城墙夯土始建于西周，这无疑是一项重要收获。经过对考古材料进一步整理研究，确认被叠压在汉魏洛阳城下的西周城址形制略为东西长方形，位于汉晋时期洛阳城的中段²（图 2）。其北墙大致位于汉晋洛阳城西墙上西门和东墙上东门附近各自的城墙曲折拐角东西一线，南墙大致位于西墙广阳门和东墙耗门北侧各自的城墙曲折小拐角东西一线。城址范围东西约 2500 米~2650 米、南北约 1800 米~1900 米，大致合当时的东西六里、南北四里余。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它是目前汉魏洛阳城中发现最早的城址。关于该城址具体始建于西周什么时期，由于早期城墙夯土中遗物较少，而对有些遗物断代认识上也还存在一些未解决的问题，因此目前的考古材料尚无法准确界定。初步研究结果认为，至少不会晚至西周中晚期，其早于西周中晚期的可能性存在。尽管目前尚无法确定其即是西周初年由周公所制，但由于它

是目前在洛阳所见最早、也是惟一的西周城址，并且地望又与许多文献中记载周公所制的成周有关，因此应引起学者们关注。

关于西周初年成王迁都洛邑，并派召、周二公占卜相宅及对洛邑的营建，在《尚书》³、《史记》⁴等文献，以及 1963 年宝鸡发现的成王初年铸造的青铜器《何尊》铭文上⁵均有记述。其中许多记载均提到营建的洛邑名称为“新邑”、“新大邑”，既是“新邑”、“新大邑”，说明在伊洛河流域周公等人新建的城邑附近，以往还应有“旧邑”或“小邑”存在。从历史文献与考古材料可以证明，在周代以前的夏、商时期，伊洛河流域确实存在着中国古代较早的都城，如多数学者公认的夏代二里头宫殿遗址、商代早期都城偃师商城遗址等。至于西周初年在洛阳所建洛邑成周的地望，历史文献中则很早就有“王城”与“成周”⁶两城说，而《汉书》⁷、《后汉书》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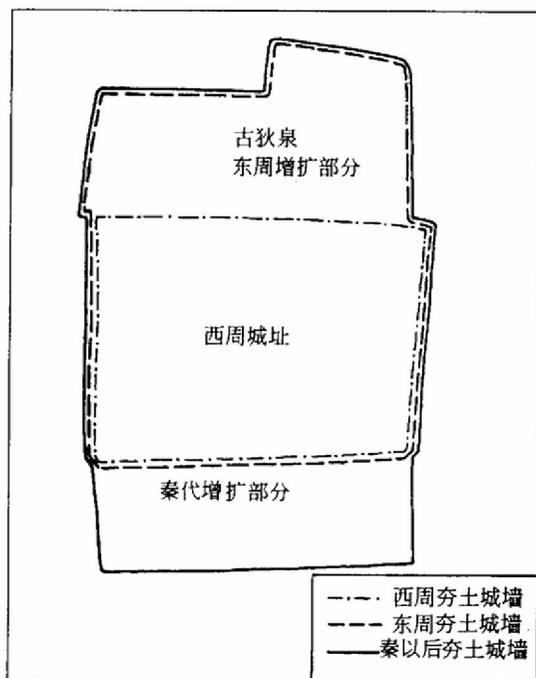


图 2 西周、东周、秦洛阳城示意图

历史文献中则很早就有“王城”与“成周”⁶两城说，而《汉书》⁷、《后汉书》⁸、

《诗·王城谱》⁹等则因袭了这种说法。但由于以往洛阳地区一直未发现西周时期的城址，学者们对此二城说有着不同的看法。

笔者以为，对于西周初期营建洛邑成周的地望问题，不仅要从历史文献与考古学等方面来论证研究，还要注意古人对自然地理环境及堪舆形胜的重视等方面有所考虑。众所周知，洛阳地处亚热带温带，气候四季分明，其所在的盆地中有伊、洛、涧、瀍四条河流穿过，自然环境优越，特别适合人类休养生息。而汉魏洛阳城更处在伊洛盆地中部的古洛河北侧，几座古代都城的中间。从地形地貌上考虑，其所在的冲积台地相对较为宽阔平坦，自邙山至古洛河南北达十余里，东西两侧台地虽然略窄，但缓冲地带绵延更宽，更易于城市的防护、回旋与修建扩展，在几个古城址中位置最优。从形胜方面看，汉魏洛阳城的南北轴线，南对伊洛盆地南的万安山（也称南山）的四座高大山峰中间，其两侧山势渐低，从邙山脚下望去，形势较为壮观，显为形胜之地。而周武王及周公辅佐成王在为营建洛邑成周择地相宅时，对形胜的选择极为重视，认为是关系社稷长久的大事，经过多次审视占卜才最后定夺。其选择新城的中心思想是，择天下之中以立国。正如周武王对周公所言：“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昔有夏之居。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詹有河，粤詹雒、伊，毋远天室。”¹⁰汉魏洛阳城明显具备上述条件：其南面的南山左有轩辕、中有大谷、右有伊阙三险；北面靠近太行山。背后有黄河；前面是洛河、伊河，又距天室嵩高之山不远。并且该城又在伊洛盆地中部，名副其实的“土中”¹¹。因此，不仅汉代以后许多文献中提到，该城以及环绕该城的槽渠名曰阳渠，皆由周公所制¹²；而且后代的诸朝开国帝王在选择都城时，也要将该城做为首选，因其自古为天下之中，王者之都。由此看来，古人对西周初年周公所制的洛邑成周城的记述以及历代对汉魏洛阳城重视沿用，应有一定事实为依据。其主要说法世代相传，且大同小异，其史实显非道听途说所能掩盖混淆。今汉魏洛阳城址下确实发现有西周时期的城址，恰恰与众多记载相符合，应是对其最有力的验证。因此，在对古代城址地望进行考证研究时，重用考古材料的同时，不能轻易否定历史文献的记述，需慎重对待。

二、东周时期的王都成周城

史载，西周末年为避犬戎，平王东迁雒邑，都王城¹³，此即历史上的东周。至公元前六世纪的敬王时期，王子朝在王城作乱，敬王不得入。众诸侯在晋侯率领下迁敬王至成周，因该城狭小，不受王都，故在狄泉扩城，以居敬王¹⁴。多数文献均以为居敬王的成周城在汉魏洛阳故城处。

如文献所记，考古勘察证实至春秋战国之际，在汉魏洛阳城址下的西周城址夯土墙外侧，确实包筑有东周修补或增筑的夯土，而且在此西周城北面还有这个时期新增扩的城墙夯土遗迹发现。此无疑与记载的曾作为王都的东周成周城相符合。东周时期的城市范围包括西周时期始建的城址，是在西周城址基础上向北进行的扩建。这个时期城圈较前有所变化，虽然东西仍为六里，但南北已扩为3000米~3200米，约合当时的七里，整个城市形制也变成北墙不甚规整的南北长方形（图2）。该城北墙不成直线而为曲折状，东北部城圈突出于北墙外，是否与记载中提到的毁“狄泉”、将其水域等扩入城内

这种变化有关呢？值得引起重视。

该东周城址的发现与城圈范围的确定，有力地印证了晋侯率众诸侯在成周城毁狄泉扩城以居敬王的史实。据《后汉书·郡国志》：“雒阳周时号成周，有狄泉，在城中。”其注补曰：“《左传·僖二十九年》‘盟于狄泉’，杜预曰城内太仓西南池水。或曰本在城外，定元年城成周乃绕之。”关于此“狄泉”，文献记载中也称“翟泉”。据杨銜之《洛阳伽蓝记》所记，翟泉在汉魏洛阳城东北隅，即建春门内御道北侧，魏晋至北魏宫城北部的皇家禁苑——华林园以东、晋太仓以西的区域¹⁵。此外，有些文献还提到狄泉也是周墓或周王家所在¹⁶。由20年代末~30年代初闻名中外的金村八大墓被盗掘情况¹⁷与60年代的考古勘探证实，汉魏故城北部的金村东面，确实有许多东周时期的大型墓葬与车马坑存在。从墓葬形制、规模、出土的大量青铜礼器、漆器、银器、玉器等以及文献资料来看，其属于周王家的可能性极大。许多学者据此把它定为东周时期的王陵区之一。

此东周成周城的确认与以往发现的东周王城表明，文献中记述的两城说至少在东周时期确实属实；而且发掘还证实该东周成周城不是新筑，是在西周旧城基础上的增扩。如此看来，历史文献有关居敬王是扩大原已有的成周城，这种说法应真实可靠，记载当准确无误。那么可以想见，西周末年平王为避犬戎东迁雒邑，所都的王城显然也不是临时仓促营造，也应如文献所述，即与成周城相同，城池早已有之。

三、秦代、西汉洛阳城的规模

秦并六国之后，都城在咸阳。洛阳成为秦都咸阳通往东方各地的要道。故此，秦设三川郡治于此，并封相国吕不韦为文信侯，食洛阳十万户。当时再次扩大了该城¹⁸。据考古勘察，秦代吕不韦增扩的洛阳城当是东周成周城的南部。这次扩城在汉魏洛阳城形制发展史上具有很大的意义，城市形制又一次发生了变化，达到了东西六里、南北九里的规模，也即俗称的“九六城”（图2）。东汉、曹魏、西晋国都洛阳城以及北魏洛阳都城的内城，即是在这个城址基础上修建沿用的。因此也可以说，汉晋洛阳城形成规模是在秦代。

西汉初年，高祖刘邦居洛阳南宫¹⁹，本欲建都于此，后因故迁长安，这里为河南郡治。西汉时期的洛阳城没有大的增修活动，基本沿用秦代形成的城圈规模与形制。

秦、西汉时期的洛阳城已有南、北二宫，许多文献均有记载。如《大事记》注《舆地志》云：“秦时已有南、北宫，更始自洛阳而西，马奔触北宫铁柱门。光武幸南宫却非殿，则自高帝迄于王莽，洛阳南、北宫、武库皆未尝废。”南北二宫制度是该城址秦汉时期宫殿布局的一个显著特征，它们是东周、秦代等时期对西周城址不断扩建与改建而新修宫殿逐步形成的产物。

四、东汉国都洛阳城

公元25年，东汉光武帝刘秀光复天下，在洛阳正式建都，对该城进行了大规模营造和修缮，其城圈规模未超出秦、西汉洛阳城。时有城门十二。南面四门：正门平门（或

曰平城门), 东侧另有开阳门, 西侧有小苑门、津门(也曰津阳门); 东面三门: 南起各为耗门(也曰宣平门或望门)、中东门、上东门; 西面三门: 南起依次广阳门、雍门、上西门; 北面二门: 东曰谷门、西曰夏门。各城门除南墙被洛河冲毁, 门址不存外, 其余东、西、北墙各门皆经考古勘探或发掘确认, 南墙四座城门的位置也能根据勘探发现的四条南北大道大体确认。

史载, 两汉时的洛阳城内宫城布局是以南、北宫为主, 另还有永安宫²⁰、永乐宫、长秋宫、西宫、东宫等小宫苑。其中南、北二宫经过东汉初期的营缮, 规模极为壮观, 《文选·古诗·青青陵上柏》所云:“两宫遥相望, 双阙百余尺。”即其真实写照。南、北宫之间有大屋复道相通, 有三道²¹。宫内则殿台遍布, 主要有却非殿、前殿、崇德殿、德阳殿、宣明殿、含德殿、章台殿等。城内还有二十四街、二十四都亭²²。市场有三: 大市名金市在城中; 南市在城南; 马市在城东。开阳门内则设有太尉、司徒、司空三府。城北有北郊兆域, 方坛四陛; 城南还有明堂、灵台、辟雍等礼制建筑与太学。这些礼制建筑遗址位置经考古勘察大都确定, 北郊南距北城墙 1500 米~2000 米, 明堂北距南城墙约 1000 米, 灵台在明堂西, 辟雍在明堂东。

东汉洛阳城内南北二宫为主的宫城布局形制, 在汉代以前就已形成规模。这种布局格式的形成, 与该城早期城市扩建引起的变化有关。由于考古材料的匮乏, 南北宫的形制与范围尚无法搞清。目前, 对此研究与认识较深入者, 也仅有王仲殊先生的一张复原图²³。就目前掌握的考古材料, 该图在东汉洛阳城复原研究方面仍具权威, 它为我们以后对南北宫的勘察指出了一个大方向。该复原图唯一的缺憾, 是仅将南宫南墙复原至耗门至广阳门东西一线北侧, 而未临近大城南墙平城门处。据载, 平城门是正阳之门, 与宫城相连, 郊祀, 法驾所从出, 门之最尊者²⁴。也有讲此平城门即宫门的。当时总管洛阳城十二座城门的官为城门校尉, 仅设一人, 比二千石, 掌管每座城门的官吏为候, 比六百石。正南一门平城门不置候, 而设南屯司马, 比千石, 即因掌管的平城门是宫门; 而当时掌管宫掖门的官吏皆为秩千石的司马²⁵。如此, 平城门是南宫南面的宫门当无可怀疑, 至于南宫南面有几道宫门则不重要。因此, 南宫南部应包括耗门至广阳门东西一线以南, 将南宫南墙复原在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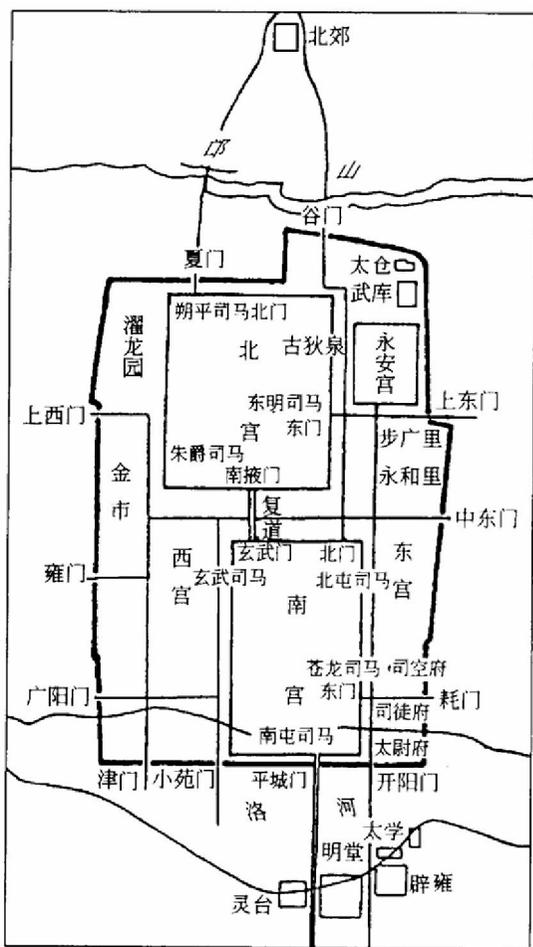


图3 东汉洛阳城复原示意图

城南墙处贴近平城门当更为妥当(图3)。如此变更以后,由复原的南北二宫与勘探的城内大道交错情况,各宫门的名称与位置也可根据《后汉书·百官志》记载的七座宫掖门方位大致复原:即南宫四门,北宫三门,“南宫南屯司马,主平城门北宫门;苍龙司马,主东门;玄武司马,主玄武门;北屯司马,主北门;北宫朱爵司马,主南掖门;东明司马,主东门;朔平司马,主北门。凡七门。”另据记载,苍龙司马所主的东门也称苍龙阙门,而开阳门内的司徒府正与苍龙阙相对,将南宫东门复原至东对大城耗门,与记载相符²⁶。此外,北宫朱爵司马所主的南掖门也即北宫南门,也有称为朱爵南司马门者²⁷。照此例,其余宫门也应可称玄武门、东明门、朔平门等,其中玄武门据《东观汉记》冯鲂传记载,即应是与北宫相连的复道南端的南宫北门。而无论南、北宫的形制范围究竟如何,有一点应该可以确定,即秦、汉时期的洛阳城也应与西汉长安城一样,城内由若干个体的宫城组成,且排列比较紧密,各种殿堂楼阁鳞次栉比,遍布城内。综上所述,东汉时期的洛阳城内主要作为皇宫、禁苑、仓库、官署等使用,礼制建筑与市场以及一般居民区大都在城外。

东汉末年,董卓挟献帝西奔长安,烧洛阳宫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屋室荡尽。秦汉以来形成一定规模与形制的洛阳城遂毁之于战火,伴随其产生的南北宫格局也随之发生变化。

五、曹魏、西晋国都洛阳城

东汉建安末年,曹操西征归来,令重修洛阳城。公元220年,曹操病死洛阳后,其子曹丕废献帝,代汉称帝,国号魏,正式建都洛阳。

曹魏初期在东汉洛阳城废墟上重建都城,城圈规模未超过东汉。其大城城门仍为十二座,位置与形制大都沿用前代,仅名称在魏晋时期有所变化(图4)。据载,当时洛阳城门皆有双阙,门外跨阳渠水有桥。门与城内大道皆开三道,其中门有阁,闭中,开左右出入。城内大道中央为御道,两边筑土墙,公卿尚书章服从中道,凡人行左、右道,左入右出,不得相逢。夹道种有槐、柳树²⁸。考古发掘的建春门基址证实,北魏时期洛阳城门确为沿用汉晋,城门为三个门洞²⁹。

这个时期较大的变化,是新筑宫城——洛阳宫。洛阳宫始建于魏文帝黄初元年,次年于宫内修筑了凌云台,其后又穿凿了灵芝池与宫北芳林园内天渊池,修筑了九华台³⁰。大治洛阳宫是在魏明帝青龙三年,时起昭阳、太极诸殿与总章观等³¹。青龙年间,除了大治殿舍,还凿太行之石英,采谷城之文石,于芳林园起景阳山³²。关于曹魏初期修建的洛阳宫,学者们比较公认的看法是在汉北宫故地重新营建,且是一座单一的宫城。而文献中有关魏晋时期的宫城,却不乏见有“北宫”、“南宫”之称谓者³³,尤其裴松之注《魏志·文帝纪》“至明帝时,始于汉南宫崇德殿处起太极、昭阳诸殿。”的记述,将这个问题更加引入复杂化,需要对某些记载进一步梳理、辨别。

笔者赞同曹魏宫城为单一宫城的说法。从曹魏文、明二帝修建的洛阳宫内太极、昭阳、式乾、九龙、嘉福等诸殿,以及凌云台、灵芝池,宫门闾阖门、云龙门,宫北禁苑芳林园及景阳山、天渊池、九华台等来看,其位置、名称与相互之间的关系,至后代即晋与北魏大都仍有沿用。它们应同北魏宫城内的同名园池、殿台、门阙一样,都应在大

城北半部的汉北宫故地³⁴。由记载知,曹魏初期营洛阳宫,还将宫城正门由雉门改为阊阖门³⁵。汉代北宫南门为南掖门,也称朱雀南司马门;而记载也有讲魏明帝筑阙的宫城南门有司马门者³⁶。二司马门是否为同一宫门呢?显然有一定的承袭关系。而无论曹魏宫城南门阊阖门与司马门的关系如何,它们是在汉北宫基础上建造起来这一点上当无疑问。为何这样说呢?笔者认为曹魏初期营建洛阳宫时所谓“北宫”、“南宫”,应确实存在,但不是指汉代的南北二宫,而应与北魏的宫城一样,是分指宫城内位置与功能不同的南北两部分,即宫城北半部的后宫与南半部的正殿所在(见后节北魏宫城)。如《魏志·文帝纪》裴注云:“诸书记是时帝居北宫,以建始殿朝群臣,门曰承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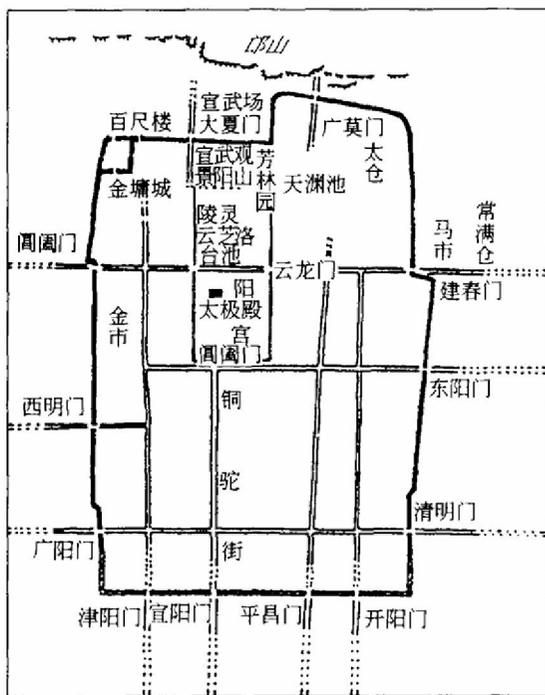


图4 曹魏、西晋洛阳城复原示意图

《河南志·魏城阙古迹》引:“陆机

《洛阳记》曰:承明门,后宫出入之门。公曰:魏明帝作建始殿,朝会皆由承明门。”就证明了这一点,其北宫即指后宫。既然如此,《水经注》中所言:“魏明帝上法太极,于洛阳南宫起太极殿于汉崇德殿之故处,改雉门为阊阖门。”也就不难理解了。此洛阳南宫即指曹魏所建的洛阳宫南半部;汉崇德殿与雉门也应是汉代北宫的崇德殿(或德阳殿之误)与宫城南门,而非汉代南宫矣!《全三国文》收录的曹植《毁鄆城故殿令》中,曾提到曹魏初期修洛阳宫,是“夷朱雀而树阊阖,平德阳而建泰极”(朱雀即指汉北宫南门朱雀南司马门,德阳则是汉北宫正殿),就更加证明了曹魏宫城是在汉北宫故址上修建这一史实。至于《魏志·文帝纪》裴注所云“于汉南宫崇德殿处起太极”云云,显然是在引用梳理有关记载时有误。

文献记载与考古勘察中的种种迹象显示,曹魏时期规划营造的洛阳宫与北魏时期的宫城,应为同一座单一个体的宫城,其位置范围大体相同,布局形制大致接近。这种宫殿布局,直接影响了后代,使魏晋以至北魏洛阳城的宫城形制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崭新变化。它改变了秦汉以来南北两宫对峙为主的宫城布局格式,确立了宫城位于整个城市北部中间,这是古代都城宫殿布局形制的一个重要变化。而太极殿名称的出现也很有意义,以后历代正殿皆以太极为名,即始于此时。

随着宫城形制的变化,新筑宫城正门阊阖门南直的大城宣阳门,也就成了大城南墙的正门。二门之间的御街,也成了整个城市的南北轴线。明帝曾置铜驼诸兽于阊阖南街,故后代也称其为铜驼街³⁷。魏明帝景初元年,还于洛阳城南的委粟山营造圜丘。考古调

查此委粟山在洛阳城南二十公里处，北面正对大城宣阳门及南北轴线大街。

曹魏初期出于军事防卫上的考虑，在洛阳城北墙上还建造了百尺楼³⁸和三层楼的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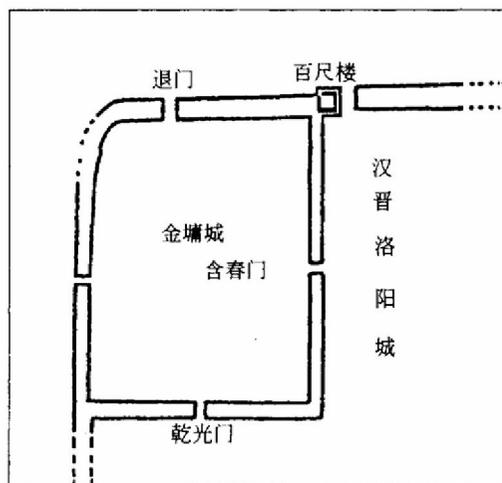


图5 魏晋金墉城复原示意图

夏门³⁹两座高台建筑，并在大城西北角内修筑了一座小城——金墉城⁴⁰。关于魏晋时期的金墉城，考古发掘已证实位于汉晋洛阳大城西北角城墙内侧，始筑于曹魏初期，其范围即以往考古勘探的汉魏洛阳城西北角内的丙城⁴¹，它既是当时帝王非常理想的一处离宫暂住之所，又是位置极为重要的军事要地。据记载，金墉城有南门乾光门，东门含春门，北门退门⁴²。这几座门址的位置也与勘探结果相符合(图5)。魏文帝在大城西北角建造的百尺楼，位置与时代也经考古发掘验证，其位于金墉城东北角的城墙之上，建筑时代同为曹魏初期但早于金墉城，符合文帝造百尺楼、明

帝建金墉城的先后顺序。

曹魏元帝咸熙二年(公元265年)，司马炎重演曹丕以魏代汉闹剧，篡权建立西晋，仍然沿用了曹魏时期的城池，城市形制与布局无大的改变。西晋太康年间，洛阳城经过曹魏以来短暂的恢复，逐渐繁荣起来。据记载，时洛阳有三市，大市名曰金市，在大城内宫城西侧；马市在大城东，前有石桥，桥用大石拱出，桥下可过大船；洛阳县市在大城南⁴³。此外，除在建春门内大城东北部设太仓外，在其以东的建春门外马市(或称东西市)旁边靠近阳渠还建有常满仓(或称常平仓)⁴⁴，利用阳渠水道通行大船的便利充实仓储。魏晋时期，为了演练兵士，在大夏门外还设有宣武场，门内东侧近北墙处修筑有用来观望的宣武观⁴⁵。在大城西墙北段和北墙东段的外壁上还设置了许多墩台，也即“马面”，显然也是为了增强军事防御，这在中国古代都城的城制上也是一个创举⁴⁶。

西晋后期，皇族对皇位的争夺，引起“八王之乱”，极大地削弱了西晋王朝的统治。同时北方鲜卑、匈奴、羯、氐、羌等少数民族，纷纷进逼中原，相互厮杀兼并，形成十六国争雄局面。尤其是永嘉五年，前赵刘曜率匈奴兵攻入洛阳，大肆杀掠，掘陵墓，烧宫庙、房舍。遭此浩劫，魏晋时期逐渐恢复并且繁荣再现的洛阳都城，又一次在战火中成为废墟。

六、北魏国都洛阳城及该城的最终废毁

北魏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孝文帝自平城迁都洛阳，在魏晋城址基础上重建洛阳城。太和十九年，新都始立，六宫及文武尽迁洛阳。当时除将西墙晋西门门(汉曰雍门)因邪出堵塞，在东对东阳门的西墙上改开西阳门外⁴⁷；还在西墙阊阖城门北，即金墉城前东西大道西穿大城西墙处新开承明门，以方便当时暂住金墉城的孝文帝去城外王南寺拜佛论经⁴⁸。故此，北魏洛阳城门达到了十三座，即南面开阳、平昌、宣阳、津

及宫后禁苑中的门阙、殿台、园池来看,其名称与位置多承魏晋之旧,在许多文献中都能寻觅到其承袭因循的痕迹。显而易见,北魏洛阳的宫城布局形制,是在曹魏初期修筑洛阳宫时形成。北魏宫城的南、北两部分也如同魏晋时期的洛阳宫,在有些记载中已被明确称为“二宫”⁵⁹,即宫城北半部的后宫(西游园)称“北宫”⁶⁰,相对于此“北宫”的南半部则称“南宫”⁶¹。但此“南宫”与“北宫”显然已不是秦汉时期洛阳城中两个单独对峙的南北二宫城,而是同一宫城中位置与功能不同南、北两部分的相对称呼。

北魏宫城以南的城市街道布局格式仍然沿用魏晋,如宫城阊阖门南至宣阳城门的南北大街——铜驼街,仍是该城的南北轴线。这个时期宫城以南主要为官署区,还有一些重要寺院与官宅。其中重要官署集中排列在铜驼街两侧,由北至南街东侧分别为左卫府、司徒府、国子学、宗正寺、太庙、护军府等;街西侧分别有右卫府、太尉府、将作曹、九级府、太社、司州等⁶²。北魏洛阳城内最大的佛教寺院——永宁寺位于太尉府的西侧,北邻御史台、南界昭玄曹,据考古勘察,该寺院整体为南北长方形,长301米、宽212米⁶³。另据记载,景明二年“改筑圆丘于伊水之阳。”即洛水南、伊水北的夹河地带⁶⁴。考古调查其地当在洛阳城南约3500米的王圪塔村南,北面正对内城宣阳城门与铜驼街。

北魏洛阳城形制发生较大变化,是宣武帝景明年间将汉晋洛阳大城变成了内城,在内城外新建了外廓城,并修筑了320(或323)个里坊⁶⁵,城市范围达到了“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的空前规模⁶⁶。整个廓城呈东西长方形,廓城东、西墙分别距内城东墙3500米、西墙3500米~4250米,廓城北墙距内城北墙约850米,有三条东西大道贯穿全城(图6)⁶⁷。这个时期内城中除了宫殿区、皇家禁苑、官署、社庙、武库、太仓及重要的佛寺、官邸外,一般官宅、寺院、民居、手工业作坊和市场大都放到了内城以外的廓城内。其中在西廓城中部、东廓城南部和洛水以南分别有大市、小市和四通市三个市场⁶⁸。北魏外廓城的出现,是汉魏洛阳城形制演变中一次最重要变化,该城出现了由廓城、内城与宫城组成的三道城圈。

北魏孝武帝永熙三年(公元534年),东、西魏分立,各营新都,洛阳成了诸强夺取天下加重自身筹码的必争之地。连年不断的战争,使洛阳城再一次沦为废墟。在此之后,洛阳城在北周宣帝时期又经过了大规模的营洛阳宫、修复旧都活动,但因时间短暂,皆未成毕⁶⁹。公元605年,自隋炀帝在洛阳另辟新址建成东京城,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汉魏洛阳城就已失去了它昔日的悠久正统地位。随着唐贞观六年(公元632年)洛阳县与河南县治所从金墉城迁回都内毓德坊⁷⁰,该城址渐少见于诸文献中,逐渐彻底毁废。

七、结 语

总而言之,作为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和北魏王都或国都的汉魏洛阳城,其城市规模和形制不是某一个时代的产物,而是在西周城址基础上,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经过春秋晚期、秦代的增扩,东汉、曹魏及北魏等时代的修缮和增筑活动,才逐渐形成。它上承三代,下启隋唐,对后代都城的发展影响极深。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的地位与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随着朝代更替与社会发展,以适应帝王的需要,该城不断增扩,城市规模逐渐扩大。其中早期的增扩,是因城市小无法满足帝王需要,在旧有城圈基础上局部扩大,即拆除旧城某一面或部分城墙,在其外侧扩大新城;晚期的

城市变化，则是以旧城为中心，在其四周新筑一圈城廓。北魏新修的外廓城即是如此，使汉魏洛阳城圈达到了三重，这是都城发展史上的创新。(2)城市的外围形制随着增扩而屡有变化。最早为东西长方形，其后变为南北长方形，最后又形成东西长方形。其外围形制的每一次变化，都可作为某一阶段或时期城市布局形制的典例，对后代及周遍城市皆有影响。(3)宫城由早期的单一宫城位居城市南部，即“面朝后市”格局；发展到城内遍布多个个体的宫城，主要为“南北宫对峙”格局；再发展到单一宫城位居整个城市北中部，并开始出现以宫城正殿为中心的城市南北轴线。这种单一宫城位处城市北中部以及出现城市南北中轴线的布局作法，应形成于曹魏初期，至北魏发展更为完善。尽管由于某种原因，该轴线尚不完全位居城市中间，但其相对于汉代的多个宫城对峙而无南北轴线的布局形制，无疑是一种新的变化。东魏、北齐邺南城以及隋唐两京都城的布局形制显然是受到这种变化的影响。(4)曹魏及北魏洛阳的宫城位于城市北中部，北部与禁苑相连。其宫城中由位置与功能的不同，又可分为帝王的朝政区与安置后宫的寝宫区。而宫城南侧又集中设置官署区。这种安排已接近于隋唐都城的皇城与宫城，其布局格式显然是隋唐都城中皇城居前、宫城居后、禁苑再其后皇宫区布局作法的雏形。(5)市场从城内北部，逐渐改到内城以外的廓城内，显然是因为一般居民区迁至廓城后，为适应城市内部布局规划这种变化的需要。它明显改变了以往传统的“前朝后市”布局，是经济活动繁荣发展的体现，这种变化也是该城首创。

注 释

- ¹ 《史记·封禅书》：“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
- ²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汉魏洛阳故城城垣试掘》，《考古学报》1998年第3期。
- ³ a. 《尚书正义》洛诰：“周公曰，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廛水西，惟洛食。我又卜廛水东，亦惟洛食。”参见《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下同。
b. 《尚书正义》多士：“今朕作大邑于兹洛。”
c. 《尚书正义》召诰：“周公朝至于洛，则达观于新邑营。”
d. 《尚书正义》康诰：“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
- ⁴ 《史记·周本纪》：“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作《召诰》、《洛诰》。成王既迁殷遗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无佚》。”
- ⁵ 《何尊》铭文：“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又曰“惟王初迁宅于成周，复禀武王礼，福自天。”参见唐兰：《何尊铭文解释》，《文物》1976年第1期。
- ⁶ 《春秋·公羊传》记载：“昭二十二年有曰，是年‘秋，刘子、单子以王猛入于王城。王城者何？西周也。’”“昭二十六年又曰：‘冬十月，天子入于成周。成周者何？东周也。’何休注：‘是时王猛自号为西周，天下因谓成周为东周。’”参见《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
- ⁷ 《汉书·地理志》河南郡下云：“雒阳，周公迁殷民，是为成周。《春秋》昭公三十二（二十一）年，晋合诸侯于狄泉，以其地大成周之城，居敬王。河南，故郟鄏地。周武王迁九鼎，周公致太平，营以为都，是为王城，至平王居之。”
- ⁸ 《后汉书·郡国志》：“雒阳，周时号成周。有狄泉，在城中。河南，周公时所城雒邑也，春秋时谓之王城。”
- ⁹ 《毛诗正义》国风·王城谱：“周公摄政五年，成王在丰，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谓之王城，是谓东都，今河南是也。召公既相宅，周公往营成周，今洛阳是也。成王居洛邑，迁殷顽

民于成周，复还归处西都。”参见《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

¹⁰ 《史记·周本纪》。

¹¹ a.《逸周书·作雒解》：“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参见《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85年。

b.《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昔周公营雒邑，以为在于土中，诸侯蕃屏四方，故立京师。”

¹² a.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河南三·洛阳故城条：“陆机《洛阳记》：洛阳城周公所制。”中华书局，1955年。下同。

b.《水经注·谷水》：“按陆机《洛阳记》、刘澄之《永初记》：言城之四面有阳渠，周公制之也。”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下同。

¹³ 《史记·周本纪》：“平王立，东迁于雒邑，辟戎寇。”张守节正义曰：雒邑，“即王城也。”

¹⁴ a.《史记·周本纪》：“敬王元年，晋人入敬王，子朝自立，敬王不得入，居泽。四年，晋率诸侯入敬王于周，子朝为臣，诸侯城周。”

b.《水经注·谷水》：“按陆机《洛阳记》、刘澄之《永初记》：昔周迁殷民于洛邑，城隍偏狭卑陋之所耳。晋故城成周，以居敬王。”

c. 同注、。

¹⁵ 杨銜之《洛阳伽蓝记》城内：“建春门内御道北有空地，拟作东宫，晋中朝时太仓处也。太仓西南有翟泉，周回三里，即春秋所谓王子虎晋狐偃盟于翟泉也。泉西有华林园，高祖以泉在园东，因名为苍龙海。”周祖谟校释本，科学出版社，1958年。下同。

¹⁶ a.《国语·周语下》韦昭注：“狄泉，成周之城周墓所在也。”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初编缩本史部·国语二十一卷，杭州叶氏藏明金李校刊本。

b.《后汉书·郡国志》：“雒阳，周时号成周。”注引《晋元康地道记》曰：“城东北隅周威烈王家。”

c.《水经注·谷水》：“班固、服虔、皇甫谧咸言，翟泉在洛阳东北，周之墓地。今案周威烈王葬洛阳城内东北隅，景王家在洛阳太仓中，翟泉在两冢之间。侧广莫门道东，建春门路北。”

¹⁷ 怀履光：《洛阳故城古墓考》，上海，1934年（William Charles White, *Tarbs of Old Lo-yang*, Kelly and Walsh Ltd, Shanghai, 1934）。

¹⁸ a.《读史方輿纪要》河南三·洛阳故城条：“陆机《洛阳记》：秦封吕不韦为洛阳十万户侯，大其城。汉魏益增修之。”

b.《水经注·谷水》：“按陆机《洛阳记》、刘澄之《永初记》：秦又广之，以封吕不韦。”

¹⁹ 《汉书·高帝纪》：“（六年），帝乃西都雒阳。夏五月，置酒雒阳南宫。”“六年冬十二月，至雒阳居南宫。”

²⁰ 《后汉书·百官志》：“永安，北宫东北别小宫名，有园观。”

²¹ 《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元年冬十月癸丑，车驾入洛阳，幸南宫却非殿，遂定都焉。”注引“蔡质《汉典职仪》曰：南宫至北宫，中央作大屋，复道，三道行，天子从中道，从官夹左右，十步一卫。”

²² 《后汉书·百官志》：“雒阳城十二门。”注引“蔡质《汉仪》曰：雒阳二十四街，街一亭。”

²³ 王仲殊：《中国古代都城概说》，《考古》1982年第5期。

²⁴ 徐松：《河南志》后汉城阙古迹：“平门”条下引《古今注》中引蔡邕语。中华书局，1994年。下同。

²⁵ 《后汉书·百官志》：“城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掌雒阳城门十二所。城门每门候一人，六百石。本注曰：雒阳城十二门，其正南一门曰平城门。”注引“《汉官秩》曰：平城门为宫门，不置候，置屯司马，秩千石。”还曰：“宫掖门，每门司马一人，比千石。”

²⁶ 《后汉书·百官志》：“苍龙司马，主东门。”注引：案《雒阳宫门名》为苍龙阙门。

同书：注引《古今注》曰：“永平十五年，更作太尉、司徒、司空府开阳城门外。”

同书：注引蔡质《汉仪》曰：“司徒府与苍龙阙对。”

²⁷ 《后汉书·百官志》：“北宫朱爵司马，主南掖门。”注引《古今注》曰：“永平二年十一月，初作北宫朱爵南司马门。”

²⁸ 《河南志》晋城阙古迹：“晋都城亦在成周，门十二”下引陆机《洛阳记》、《晋书》云。

²⁹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工作队：《汉魏洛阳城北魏建春门遗址的发掘》，《考古》1988年第9期。

³⁰ 《三国志·魏志·文帝纪》。

³¹ 《三国志·魏志·明帝纪》。

- ³² 《三国志·魏志·高堂隆传》。
- ³³ a. 乐史：《太平寰宇记》引《魏略》云：“董卓烧南北二宫，魏武帝更于夏门内立北宫。”化龙地藏版，乾隆癸丑年重刊本。
b. 《晋书·刘聪传》：“（刘聪命王）弥等寇洛阳，宣阳门陷。弥、晏入于南宫，升太极前殿。”
- ³⁴ 钱国祥：《汉魏洛阳故城圆形建筑遗址殿名考辩》，《中原文物》1998年第1期。
- ³⁵ 《水经注·谷水》：“魏明帝上法太极，于洛阳南宫起太极殿于汉崇德殿之故处。改雉门为闾阖门。”
- ³⁶ 《水经注·谷水》：“渠水自铜驼街东迳司马门南。魏明帝始筑阙，崩压杀数百人，遂不复筑，故无阙门。”
- ³⁷ a. 《玉海》魏闾阖门条引《魏略》：“青龙二年筑闾阖门诸门阙外罽毼，明帝置铜驼诸兽于闾阖门南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b. 《水经注·谷水》：“太尉司徒两坊间谓之铜驼街。旧魏明帝置铜驼诸兽于闾阖南街。陆机云：驼高九尺，脊出太尉府坊者也。”
- ³⁸ a. 《河南志》魏城阙古迹：“百尺楼。《洛阳记》曰：洛阳城内西北隅，有百尺楼，文帝造。”
b. 《洛阳伽蓝记》城内：“（金墉）城东北角有魏文帝百尺楼。”
c. 《太平御览》卷一七六引《洛阳地记》：“金墉城，东北角有楼，高百尺，魏文帝造也。”中华书局，1960年。以下同。
d. 《太平御览》卷一七九引华延雋《洛中记》：“金墉城东北有百尺楼，魏都水使者陈熙造。”
- ³⁹ a. 《水经注·谷水》：“谷水又东历大夏门下，故夏门也。陆机《与弟书》云：门有三层，高百尺。魏明帝造。”
b. 《河南志》魏城阙古迹：“三层楼。《魏略》曰：武帝立北宫，明帝造三层楼，高十丈。陆机《与弟书》曰：大夏门，魏明帝造。有三层楼，高百尺。”
- ⁴⁰ a. 《太平御览》卷一七六引《洛阳地记》：“洛阳城内西北角有金墉城。”
b. 《水经注·谷水》：“谷水又东迳金墉城北。魏明帝于洛阳城西北角筑之，谓之金墉城。”
c. 《读史方輿纪要》河南三·金墉城条：“金墉城，故洛阳城西北隅也，魏明帝筑。”
- ⁴¹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汉魏洛阳故城金墉城址发掘简报》，《考古》1999年第3期。
- ⁴² a. 《水经注·谷水》：“金墉城。南曰乾光门，夹建两观，观下列朱桁于堑，以为御路。东曰含春门。北有退门（按或作阊门）。”
b. 《河南志》金墉城图。
- ⁴³ 《河南志》晋城阙古迹：“三市。陆机《洛阳记》曰：洛阳凡三市：大市名曰金市，在临商观之西；马市在大城之东；洛阳县市在大城南。一说三市谓平乐市、金市、马市也。金市在凌云台西北，对洛阳堑；马市在大城东，前有石桥，悉用大石，下员以通水，可过大舫。”
- ⁴⁴ a. 《河南志》晋城阙古迹：“太仓。在建春门内。杜预曰：翟泉在太仓西南。”“常满仓。建春门外。”
b. 《太平御览》卷一九引《述征记》：“东城二石桥，旧于王城之东开渠引洛水，名曰阳渠。东流经洛阳于城之东南，然后北迴通运至建春门，以输常满仓。”
c. 《晋书·武帝纪》：“咸宁二年，八月丁未，起太仓于城东，常平仓于东西市。”
- ⁴⁵ 《河南志》晋城阙古迹：“宣武观。《晋宫阁簿》曰：在大夏门内东北，故云南望天渊池，北瞻宣武场。”
- ⁴⁶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工作队：《洛阳汉魏故城北垣一号马面的发掘》，《考古》1986年第8期。
- ⁴⁷ 《水经注·谷水》：“（谷水）南出迳西阳门。旧汉氏之西明门也，亦曰雍门矣，旧门在南，太和中以故门斜出，故徙是门东对东阳门。”
- ⁴⁸ 《洛阳伽蓝记·序》承明门。
- ⁴⁹ 《河南志》后魏城阙古迹：“宫室。按，宫殿多仍魏晋旧名。或云依《洛阳图》修缮某所某居，疑总名闾阖宫。然又与上门名相犯。”
- ⁵⁰ 《河南志》后魏城阙古迹：“后魏京城亦在成周，门十二。按，后赵石虎建武十一年，司、豫、荆、兖二十六万人城洛阳宫，至后魏，门有三道。”
- ⁵¹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城初步勘察》，《考古》1973年第4期。
- ⁵² a. 《洛阳伽蓝记》城内：“瑶光寺，世宗宣武皇帝所立。在闾阖城门御道北，东去千秋门二里。”
b. 《河南志》后魏城阙古迹：“千秋门。宫西门，西对闾阖门。”

- ⁵³ a.《魏书·前废帝纪》：“入自建春、云龙门，升太极前殿，群臣拜贺。”
b.《河南志》后魏城阙古迹：“云龙门。宫东门。”
- ⁵⁴ 《魏书·郭祚传》：“（世宗）下诏：‘御在太极，骑唱至止车门；御在朝堂，至司马门。’”
- ⁵⁵ 《魏书·世宗纪》：“正始三年，十有一月甲子，帝为京兆王愉、清河王怿、广平王怀、汝南王悦讲《孝经》于式乾殿。”“永平二年，冬十月己丑，帝于式乾殿为诸僧、朝臣讲《维摩诘经》。”
- ⁵⁶ 《魏书·出帝纪》：“中兴二年，六月己卯，帝临显阳殿纳讼。”“秋七月乙卯，帝临显阳殿，亲理冤狱。”
- ⁵⁷ 《洛阳伽蓝记》城内：西游园。
- ⁵⁸ a.《河南志》魏城阙古迹：“华林园。即汉芳林园。避齐王名改华林。”
b.《读史方舆纪要》河南三·华林园条：“在故洛城内东北隅，与宫城相接，有东西二门，魏文帝所起。亦曰芳林园。”
- ⁵⁹ 《魏书·江阳王继子叉传》：“正光五年秋，（肃宗）又对叉流涕，叙太后欲出家，忧怖之心。叉殊不为疑，乃劝肃宗从太后意。于是太后数御显阳，二宫无复禁碍。”
- ⁶⁰ a.《魏书·肃宗纪》：“神龟之末，权臣擅命。遂使皇太后幽隔后宫，太傅清河王无辜致害。”
b.《魏书·宣武灵皇后传》：“时太后得志，逼幸清河王怿，淫乱肆情，为天下所恶。领军元叉、长秋卿刘腾等奉肃宗于显阳殿，幽太后于北宫，于禁中杀怿。”
- ⁶¹ a.《魏书·天象志》：“（庄帝永安三年）十二月，洛阳失守，帝崩于晋阳。自是南宫版荡，劫杀之祸相踵。”
b.本文注：前述记载中，北魏宫城名有北宫与南宫。其幽胡太后于北宫，显即后宫，也即西游园；而为隔断二人，奉肃宗于显阳殿，则应在西游园南，相对而言此处宫殿区或即其所称的南宫。“二宫无复禁碍”应即指肃宗与胡太后分居的宫苑南北两部分。
- ⁶² 《洛阳伽蓝记》城内。
- ⁶³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魏洛阳永宁寺 1979-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
- ⁶⁴ 《魏书·世宗纪》。
- ⁶⁵ a.《魏书·广阳王嘉传》：“嘉表请于京四面，筑坊三百二十，虽有暂劳，奸盗永止。诏从之。”
b.《魏书·世宗纪》：“（景明）二年，九月丁酉，发畿内夫五万人筑京师三百二十三坊，四旬而罢。”
- ⁶⁶ 《洛阳伽蓝记》城北：“京师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
- ⁶⁷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工作队：《北魏洛阳外廓城和水道的勘查》，《考古》1993年第7期。
- ⁶⁸ 《洛阳伽蓝记》城西、城东、城南。
- ⁶⁹ 《周书·宣帝纪》：“及营洛阳宫，虽未成毕，其规模壮丽，踰于汉魏远矣。”
- ⁷⁰ 《旧唐书·地理志》。

（注：原文载自《21世纪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纪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50周年大会暨21世纪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PRELIMINARY RESEARCH ON THE CHRONICLE
AND EVOLUTION OF THE PLAN OF THE
HAN AND WEI CAPITAL CITY LUOYANG**

by

Qian Guoxiang

Key Words: capital city Luoyang of Han and Wei city's evolution shapes development

Luoyang,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apital cities in early China, has about 1000 years history in capital city. The ancient China left five important city sites for us from Xia to Song dynasty in Luoyang. Capital city Luoyang of Han and Wei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ity in the five city sites. It has long history and goes through many dynasties. The city's shape was changed frequently after undergoing many times building, abandon and rebuilding. From the city site, we can know the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capital city shapes in early China. Based on historical literature and the newest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this paper will try to trace the developing process and research shapes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site. The paper goes into particular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ity's shapes and layout in different period: first-built in the Western Zhou, later-added in middle period of the Eastern Zhou and Qin dynasty, as the capital in the Eastern Han of Emperor Liu Xiu, and from Cao Wei to the Western Jin still as the capital, the latest belonging to the Northern Wei, enlarging city as the capital. Then the paper draw the point of view on the shape and diversification of city's shapes and scale bound.